

学术前沿研究

“流亡”与“回归”

——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

张红翠◎著

L

IUWANGYUHUIGUI
LUNMILANKUNDELAXIAOSHUOXUSHIDENEIZAIJIEGOUYU
JINGSHENZOUXIANG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前沿研究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流亡”与“回归” ——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

张红翠◎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流亡”与“回归”——论米兰·昆德拉小说叙事的内在结构
与精神走向 / 张红翠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学术前沿研究)

ISBN 978-7-303-12112-0

I. ①流… II. ①张… III. ①昆德拉, M. —小说—文
学研究 IV. ①I524.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183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12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策划编辑: 王 强	责任编辑: 杨 帆 王 强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 言

本书探讨昆德拉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论者的基本观点如下：1. 昆德拉特殊的流亡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写作，并在其叙事结构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2. 昆德拉的流亡经历由事实形态转化为精神形态引发了其精神性活动中“流亡”与“回归”的双向运动；3. 作为精神性活动的“流亡”与“回归”在昆德拉小说叙事的结构中表现为形上/形下的二元性，即从形形色色的历史性形而下家园中流亡与向纯粹形而上家园的回归；4. 昆德拉小说的二元叙事结构由显性的形而下层面与隐性的形而上层面所构成，后者表现为“纯粹主题”“纯粹形式”“原型”“原初存在”等超历史的样态，前者呈现为主题与形式上的历史性断裂、破碎、变异与衍生等现象；5. 昆德拉小说二元叙事结构的内在流向以隐秘的方式回归形而上的层面，即原初家园，并且，经过结构的转换，昆德拉建构了二元性的世界结构，它的终极本原是“原初存在”；6. 昆德拉小说叙事的结构方式不能简单归于现代与后现代的范畴，但又与两者保持了关联，这种关联是个性化的批判性关联。它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中流亡出来，但未成为快乐的后现代流亡者，它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又没有复制传统想象的乐园，比如上帝，比如理性；7. 昆德拉小说叙事的结构方式见证了当代个体叙事的特殊可能，对一般叙事学的叙事结构理论是一种挑战和补充。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前三章为并列关系，分别从“流亡”与“回归”的悖论、“肉身化”叙事、“断裂”三个不同方面进入昆德拉的叙事文本，呈现昆德拉某一方面的内在特征。后两章之间是递进关系，同时又构成对前三章的一个递进。

第一章 “流亡”与“回归”——昆德拉叙事的结构性解析。这一章首先讨论流亡的特殊经历给昆德拉的“命运”启示以及有关“家”的特殊理解，并且在“流亡”与“回归”的派生性范畴中进入具体文本的阐释。昆德拉始终摇摆于对“命运”与“家”的矛盾情绪中，摇摆于“流亡”与“回归”的深度焦虑，这为我们考察“流亡”与“回归”的悖论性结构以及它与叙事及其存在构想的关联提供了依据。

第二章 “肉身化”叙事——个体经验的唤回与原始回归。流亡的创伤性体验决定了叙事的“肉身”性特质。“肉身化”叙事是指一种写作形态，它强调以肉身性反应表述存在状态、揭示存在意义、传达存在困境的内在能力。这便赋予身体以精神性和存在性的意义，突出了肉身接通终极意义与价值维度的功能。身体和灵魂重新走到一起，这是对 20 世纪理论化、政治化、结构化和工具化身体理论的一种补救。同时，因为精神创伤的疼痛性经验和叙事精神的特殊性，昆德拉的“肉身化”叙事又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比如他文字的“疼痛性”“同情性”以及人物与主题之间的原初性关系等。捕捉和再现原始的肉身性经验，一方面是对个体经验的重新唤回；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社会中“非肉身化”生存的反驳，它们是“梨”与“坦克”两个不同的世界。对前者，昆德拉表现出对古老的原始“家园”的深度迷恋。

第三章 “断裂”——确然性生命的困难与可能。“断裂”是对“流亡”与“回归”二元结构的逃逸和补充。“断裂”使叙事和生存表现出意义确立的困难、摆荡难安。从叙事主题来看，昆德拉的命题充满了二元性悖论，悖论中往往隐藏着破坏人物自我确立的幻象，悖论使生存处于一种更加幽暗的、难以确定的破碎状态。就叙事形式而言，断裂更多地表现为形式的狂欢化特征：不同文体的并置、穿插、分裂以及对抗等，它们打乱了传统叙事时空的逻辑合理性，打破了确定的“家园”叙事。但是，悖论的生存牵引着对生命确然性(家园)的迷恋和渴望，断裂的形式又有“插曲”“窗口”“离题”，这些“逃逸”出来的瞬间以及空间是生成和显示存在意义与本质的真正所在。这些存在的隐秘，为确然性生命的重新确立提供了诗性的可能和整体家园。

第四章 “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隐蔽的上帝”。这一章是在前三章基础上的一个推进。前面几章，我们看到“流亡”与“回归”这两种精神意向的相互纠缠，充满断裂，无论叙事还是人物都处在一种悖论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这是流亡性生存的基本特点。但是这一章，我们将看到二元性整体以及回归意向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复调”“变奏”以及“关键词”等一系列叙事行为，具有统一性的主题与形式在叙事中反

复出现，并逐渐获得纯粹性与独立性，成为“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它们是叙事的“原型”与“终极之物”，是其“变体”以及衍生物的回归之处，是叙事的“家园”，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叙事中原有的断裂、破碎、流亡的修复、弥合。在“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的参照下，昆德拉建构了二元性叙事结构，完成了叙事的结构化。

第五章 结构的转换——由叙事到世界。经由叙事结构向世界结构的转换，昆德拉实现了对世界的二元性建构。和“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相对应的世界的终极之物是“原初存在”，它们是人类之外、时间和历史之外的存在，是经验性存在的真正家园。对“原初存在”的绝对回归使昆德拉在对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发难之后又回到尼采。在叙事中，昆德拉完成了对世界家园的重新建构，完成了流亡者的归家。但他从现代之家流亡，回归的却是另一个地方，它是既不同于上帝，又不同于理性的另一个“家园”——具有纯粹性、物质性、先在性与给定性的纯粹物质——“原初存在”。流亡者完成最后的回归。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小说家”与“流亡者”	(1)
第二节 米兰·昆德拉研究状况	(3)
一、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及研究状况	(3)
二、米兰·昆德拉国外研究状况	(5)
第三节 思路与构想	(8)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难点	(17)
第一章 “流亡”与“回归”——昆德拉叙事的结构性解析	(19)
第一节 “流亡”与“回归”——命运的悖论式运动	(20)
第二节 “流亡”与“回归”的派生性范畴	(26)
一、“家”与“无家”	(27)
二、身份与身份丧失	(29)
三、想象与被想象	(32)
四、遗忘与记忆	(34)
五、性的重与轻	(37)
第三节 悖论的启示	(43)
第二章 “肉身化”叙事——个体经验的唤回与原始回归	(44)
第一节 “创伤”与“肉身化”叙事	(44)
第二节 “肉身”与“身体”之争——对身体理论的补救	(48)

第三节	昆德拉“肉身化”叙事的文本辨析及其意义	(51)
一、	“肉身化”叙事的文本辨析	(51)
二、	昆德拉“肉身化”叙事的意义	(61)
第四节	“肉身化”叙事的意义——个体经验的唤回	(64)
一、	“梨”与“坦克”的世界	(65)
二、	“肉身化”生存与现代科技社会的“非肉身化”生存 ...	(68)
第五节	灵与肉的回归	(72)
第三章	“断裂”——确然性生命的困难与可能	(73)
第一节	“缝隙”——复杂的真理	(73)
第二节	“神话”——叙事主题中的“漏洞”与“谎言”	(76)
一、	托马斯——轻与重——借助特丽莎的摇摆	(77)
二、	萨宾纳——忠诚与背叛——神话的自我消解	(82)
三、	特丽莎——灵与肉——无法洽接的对话	(86)
第三节	“狂欢”——叙事形式中的缝隙及其精神意涵	(90)
第四节	有裂缝的整体	(97)
第四章	“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隐蔽的上帝”	(99)
第一节	“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本体论预设 及其特点	(100)
一、	本体论预设	(101)
二、	“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的特点	(103)
第二节	叙事中的形成：“复调”与“变奏”“关键词”	(108)
一、	“复调”与“变奏”	(109)
二、	文本分析	(111)
三、	“关键词”	(125)
第三节	“用典”现象与“原型”思想	(127)
一、	“用典”与“原型”	(128)
二、	“原型”概念考察	(132)
三、	昆德拉“原型”思想的意义	(135)
第四节	叙事的弥合	(136)
第五章	结构的转换——由叙事到世界	(137)
第一节	跌落的救赎与“原初存在”的提出	(138)

第二节 “与现代性的争执”	(143)
第三节 生命之“流”与互文性世界的建立	(149)
一、“语义之河”与生命之“流”	(149)
二、互文性世界	(152)
第四节 “永恒轮回”之辩与“绝对回归”	(156)
一、“永恒轮回”之辩	(156)
二、“绝对回归”——再回到“二元”	(159)
第五节 结构的完成	(160)
 结 语	 (163)
参考文献	(165)
后 记	(180)

2007年年初，昆德拉出版了他的谢幕之作《帷幕》，并以此向我们重申了他最后的意愿、他的偏爱、他恐怕被人误解的地方。《帷幕》既是昆德拉的谢幕之作，也是他的转身之作——昆德拉将背影留给了我们，但是昆德拉的背影并没有远去，他凝重的目光一直激励我们的深思。而解读昆德拉，无论是他的个体命运还是他的叙事结构，“流亡”是他绕不过去的暗礁，而昆德拉的流亡命运又始终牵缠着“归家”的另一维。所以，对于昆德拉而言，“流亡”与“归家”构成了昆德拉命运与叙事的悖论性二元命题。

在20世纪，米兰·昆德拉作为重要的小说家影响了一大批人的阅读和写作，甚至塑造了一种生活形态。他的重要不仅在于他与时代的特殊关联，更在于其写作本身的独特性。后者保证了小说家以及小说家的问题能够超越时间得以延续，并且不断被后来者叩击。

第一节 “小说家”与“流亡者”

关于昆德拉的一生及其身份的不断游移和转换，本文不打算做过多的赘述。因为诸多关于昆德拉研究的辑要对昆德拉的生平资料已有相当完备的介绍，如《叩问存在》《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等。艾晓明、李凤亮的资料整理工作为我们研究昆德拉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此，我只想强调两个认识昆德拉的路标，那就是“小说家”与“流亡者”。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一再强调他的小说家身份：

至于恐怖本身，对大恐怖的抒情化对于我是一种精神上的强烈震动。永远地，我被注射了抵抗一切抒情企图的疫苗。那时候我唯一深深地、贪婪地欲望的东西，就是一个清醒地、看破世事的目光。我终于在小说的艺术中找到了它。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我，作为小说家，不仅是实践“一种文学的”形式；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一种立场；一种排斥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和集体相认同的立场；一种有清醒觉悟的不屈不挠的、满腔愤怒的非一认同化(NON-IDENTIFICATION)，它的构成不是作为逃避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挑战，反抗。^①

这段话可以看做昆德拉对自我身份认定的经典性标志，也可以看做昆德拉面对世界的一次郑重宣言。在这一身份认定的郑重宣言中，我们看到了昆德拉强调个体内在精神独立性的强烈意愿，看到了他洞悉政治灾难本质之后的一种决绝。昆德拉选择“小说家”作为自己的身份表明了昆德拉在经历了生命的苦痛与孤寂之后对生命的忠诚和持守。

对“小说家”身份的强调与昆德拉对流亡命运的深刻体认直接相关，因而，引领我们走近昆德拉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流亡者”。对昆德拉来说，“流亡”有多重含义，它既是一种沉重的生命经历，又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历程；既是被迫地离弃，又是主动地背离。昆德拉所谓的“小说家”就是从“诗人与刽子手一起统治的时代”流亡出来的“流亡者”，而昆德拉的小说写作就是其精神流亡的特定样式。

流亡作为一种外在的、被迫强加的事件发生在昆德拉的身上，它直接引发了昆德拉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真正转换。这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换，更是一个内在生存的转换。从流亡者向小说家转换，作为一个精神事件，它给了昆德拉一个“命运”性的启示，决定了昆德拉对“命运”的沉重思考。命运不仅作为一个神秘的力量，还作为一个绝对的形式影响着昆德拉的思想方式，这表现在昆德拉作品前后期的重要变化。在早期创作中，昆德拉以《玩笑》《好笑的爱》作为自己小说的标题，而后来则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作为标题，正像这些标题所暗示的转换一样，昆德拉的中期创作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创作于流亡之前的早期作品，诸如《玩笑》《好笑的爱》等，充满了放浪不羁的游戏态度和精神。正如弗朗索瓦·里卡尔对昆德拉写作的中心倾向所做的定义那样：“对任

① [捷]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何抒情形式的讽刺、质疑，对天真的彻底批判，总之，这是以毁灭、嘲讽，以‘鄙视’的目光投向一切价值标准，尤其是投向政治与诗为基础的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撒旦主义形式。”^①但是从《不朽》开始，昆德拉开始专注于他的哲学思考和对哲学命题的论证——他真正开始变得严肃。他不再以开玩笑的方式回应历史，也不再只是对命运发出无所谓的嘲讽的笑声，而是在更为深广，也更为隐秘、不易察觉的目光中追问存在的来源，勾画世界的整体轮廓，将叙事浇筑在诸如回归，诸如轮回，诸如“原初存在”这些形而上意味十分浓重的存在命题之上。这些都日益显示了小说家及其叙事的形而上学欲望的增长，显示了一个流亡者归家的终极愿望。正是在“小说家”与“流亡者”之间，我们找到了一条进入昆德拉叙事空间的道路。

第二节 米兰·昆德拉研究状况

一、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及研究状况

米兰·昆德拉的名字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进入中国，在《外国文学动态》1987 年第 7 期一篇题为《米兰·昆德拉与小说的未来》的文章介绍了米兰·昆德拉的写作和他的小说观，随后昆德拉的作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被快速地译介到中国文学界，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最初对昆德拉的作品译介比较分散：《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徐乃建译，作家出版社，1989；《生活在别处》，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91；《不朽》，宁敏译，作家出版社，1991；《可笑的爱情》，伍晓明、杨德华、尚晓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笑忘录》，莫雅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玩笑》，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93；《本性》，张玲、汤睿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马洪涛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慢》，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雅克和他的主人》，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从这些分散的各种版本和形色不一的出

① [捷]米兰·昆德拉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译，377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版单位看，昆德拉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这些译本成了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以来出版的重译本的对照本。

在研究方面，按昆德拉研究者李凤亮在《国外文学》2001 年第 2 期题为《接受昆德拉：解读与误读——中国读书界近十年来米兰·昆德拉研究评述》中所说：1992 年 2 月，艾晓明编译的《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的编译出版可以视做一个明显的区分点，“它以对阶段性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形式界分了十年（以 2001 年前推的十年——笔者注）来对昆德拉研究的两次热潮、两个阶段。其中，1987 年至 1992 年，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读书界引起第一次持续的阅读热潮，昆德拉作品及‘昆德拉阅读现象’随之成为评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次‘昆德拉热’总体上是翻译的热潮、阅读的热潮，对昆德拉作品的评论只零星见诸报刊。1992 年至 1996 年，第二次‘昆德拉热’在中国读书界掀起。与前一阶段不同，这一次主要是研究的热潮、评论的热潮，它显示出中国读者对昆德拉作品由最初的感性认同到自觉的理性解读的演递过程。因而这一次热潮较之于前者显得更为冷静客观一些，研究也较前一阶段更加深入。”^①

在继 1987 年至 1996 年的两次昆德拉热潮之后又出现了第三次昆德拉热潮，这一次是随着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以来重新组织翻译和出版昆德拉作品而出现的。如果说前两次热潮更多地表现了与昆德拉具有诸多相似性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心结，那么第三次热潮则更多地表现了大众文化对昆德拉的需要和理解。这一举动与其说是意图在翻译上还原一个纯然的昆德拉，毋宁说是意图清除过去昆德拉研究中加载的过多的精英阶层历史心路的印迹和想象。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对昆德拉的断断续续的翻译和研究与此次的统一重译之间构成了文学接受中的相互比照关系，二者相互关联但并不互相取代，透露了八九十年代与 2000 年代昆德拉在国内接受形象的微妙差异。如果对这种有趣的接受现象进行细微考察，可能会为我们提示某些历史的隐情与小说的现实，论者希望在材料和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能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接受史的现象学考察。

另外，2005 年出版的由高兴撰写的《米兰·昆德拉传》是昆德拉研究中较新的成果，该著粗线条梳理了昆德拉繁杂的写作和流亡生活。李凤亮在 2006 年 5 月出版的《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较为全面地对昆德拉的生平、研究状况以及译介情况作

① 李凤亮：《接受昆德拉：解读与误读——中国读书界近十年来米兰·昆德拉研究评述》，载《国外文学》，2001（2）。

了重新梳理，并且以诗学为基点对昆德拉的小说思想作了深入研究，资料翔实、全面。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文学研究和文论中，昆德拉的写作类型及其理论形象似乎已经相对明确：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红皮书《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朱立元、李钧主编）上卷中，编者将昆德拉列入了“存在主义与荒诞派”的名下；在吴晓东撰写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中，作者将昆德拉归入了后现代小说家的阵营。在国内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昆德拉的身份似乎已相当确定。

我在硕士论文《论米兰·昆德拉的生存论写作》中将昆德拉的写作特点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来衡量和把握，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仍然有受一种思维限制的嫌疑，就像一定要为作家派上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非此即彼的标签一样。故而，在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中，我力图避开这种做法，从小说文本的内部出发，去发掘昆德拉叙事的内在结构与精神走向。

二、米兰·昆德拉国外研究状况

米兰·昆德拉 1965 年完成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很大影响，昆德拉因此蜚声世界文坛。但值得注意的是，从 1978 年至 2005 年世界各国文学动态中仅能查找到的几则有关捷克文学界的消息来看，昆德拉似乎并没有得到捷克国内的文学界的重视。《外国文学动态》1980 年第 1 期的一则动态消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对〈绞刑架下的报告〉所提出的疑问》）和 1981 年第 12 期的一则动态消息（《近二十年来的捷克文学状况》）都没有提及昆德拉，即使是在“捷克流亡作家的写作”议题下也未出现昆德拉的名字。这是因为捷克国家文学界对昆德拉并不感冒？还是昆德拉在 1975 年流亡法国后就早已不参与捷克国内的文学？这可能隐藏了捷克与昆德拉之间的微妙关系，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还有待进一步求证。

关于昆德拉的流亡及其小说，国外有大量的研究资料，但是由于能找到的外文文献和第一手相关资料有限，所以对昆德拉的国外研究状况的梳理只能挂一漏万。仅列举几种较为重要和流行的国外研究文献。

1. 目前国内出版的一部国外学者研究昆德拉的专著是《阿涅斯的最后一个下午》（弗朗索瓦·里卡尔）。该书以昆德拉作品《不朽》的主人公阿涅斯为出发点，几乎对昆德拉的所有作品作了概览式的诗意化品读。弗朗索瓦·里卡尔是国外研究昆德拉的专家，他的许多评论随着昆德拉作品的译介已经译成中文，散见于各种期刊，被上海译文出版社随作品重译后集中收录：《关于毁灭的小说》——评《玩笑》（见于《玩笑》附录）；

《收集者的小说》——评《好笑的爱》(见于《好笑的爱》附录);《撒旦的视角》——评《生活在别处》(见于《生活在别处》附录);《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重读米兰·昆德拉》——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见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附录);《情人的目光》——评《身份》(见于《身份》附录);《阿涅斯必死》——评《不朽》(见于《不朽》附录)。

2. 英国人 E. 皮菲尔的《魔鬼或天使——当代写作与文化中的儿童形象》借探讨儿童形象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来探讨当代写作及文化的一些特点。现代文学写作中有很多儿童形象被当成天使来描写,展现了田园牧歌的当代理想,作者认为这是人们在现代精神危机中回归田园的一种理想和趋势。在第七章“田园诗的新版本——莱斯的第五个孩子和昆德拉的想象中,作者分析了昆德拉的小说《不朽》中作为天使对立面的儿童形象。作者认为昆德拉小说中的田园诗具有两面性,一是赞美,但是凄凉的美;二是这种美所具有的另一面,即它的颠覆意义,是田园政治的恐怖,因为古代田园的另一个版本是极权主义的,是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

3. 从 JS 外文资料网以及相关外文资料的整理情况来看,国外对昆德拉的研究视角较为宽泛。从女性视角和立场对昆德拉所做到研究比较新颖,而且也已经出现了所谓“后昆德拉”时代的小说写作的说法,可见昆德拉划分了一个时代而且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关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与理论的研究,关于昆德拉小说与其自传关系的研究,关于昆德拉的流亡经历的研究以及对昆德拉小说作品的个案解读等。这些研究几乎涉及围绕在昆德拉写作周围的各种论题,比较丰富,但同样相对分散、未有所谓流派研究。

另外,散见的较多的第一手资料是昆德拉的写作访谈,由于昆德拉很少接受采访,所以,基本被译成中文并被收编在李凤亮主编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一书中。

总体而言,就我所能掌握的资料^①来看,纵览国内外对昆德拉的研究评论,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单篇论文、讨论多于专著,总体状况分散。

2. 研究的关键词主要是“诗学”“轻与重”“灵与肉”“媚俗”“狂欢”“政治”“历史”“存在”“流亡”等。从这些关键词来看,对昆德拉的研究仍偏向于零散

^① 李凤亮在他的新作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辑要,本文在做资料整理与研究状况分析中受益颇多,在此表示感谢!参见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附录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批评以及随笔性评论,较少从文本出发对昆德拉的作品进行整体性批评或者解读。此外,在这些研究中的昆德拉主要被叙述成了一个“流亡”作家,这与昆德拉叙事中的“幽默”、破坏边界等散乱、破碎的显见结构有关。

3. 对昆德拉的研究没有形成成熟的所谓流派研究。我认为这源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昆德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作为流亡者,而且是一个西欧小国的流亡者,昆德拉的写作和身份都是一个“例外”,他处于主流之外、“经典”之外,文学批评对他的选择与态度会带有不自觉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的政治问题。其次,昆德拉小说本身的特点潜在地消解了形成各种固定流派研究的可能,不管这种意愿是昆德拉的自觉还是不自觉。在我个人看来,昆德拉叙事内部的松散,问题的跳跃以及离奇的关联与结合,使批评很难形成自觉的联盟,使形成明确研究流派变得困难。同时,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的“官方话语”来界定昆德拉的写作特征也是困难的,因为,尽管我们可以在昆德拉的写作中看到所谓后现代的形象和气质,但这也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昆德拉叙事深层的整体建构与弥赛亚的终极找寻又会破坏这种漫溢的表象,所以我们只能在他的叙事特征中找到一些佐证来证明它的后现代气质,而很难用彻底的后现代视角来剖析昆德拉的叙事全貌。在有关昆德拉作品的现代性品质问题上也与此类似。另外,昆德拉叙事大致有一个分层,一部分是极其思辨的层面,这一层面属于小说思想的“辩论”“论证”以及“理论”部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诗性空间,这一部分是不能被思想所完成,也不能被思想所解释的,这对理论以及批评而言是难以有所作为的。这是对理论的挑战、也是对理论的保留,就此而言,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对昆德拉做所谓流派的研究。

4. 从研究资料来看,大量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研究比我们早一些,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对昆德拉的研究),最晚到2003年,但是已经以“后昆德拉时代的捷克小说”为命名了。一方面,昆德拉的重要在于他可以划一个时代;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昆德拉的时代过去了,也就是说,昆德拉“热”已经归于平静。经过时间和历史,对昆德拉的理解得到沉淀和冷却,这为我们今天再看昆德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距离。对于任何一个小说家,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时间来检验和明确我们的经验。当然,也许这时间并不足以澄清我们所有的缺憾。

在现有昆德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整体结构与形式精神入手对昆德拉的小说叙事进行专题研究。从整体性视域中考察昆德拉的叙事世界是本文的立意,是本文较为不同的运思方式,也是本文在对昆德拉现有研究状况中探查出的一条较为独特的路径。

第三节 思路与构想

本雅明曾在《普鲁斯特的意象》中说：“一般来说，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有其自身风格，或者说都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特例。”^①尽管我们无法对昆德拉作出最后评价，但有一点是无疑的——他也是一个特例——不仅因为他作为流亡者的生存状态，还因为他由此而展开的独特的创作样态。

仔细考察昆德拉的小说，我们发现，整个叙事始终交织着两种悖论性的双向运动——“流亡”与“回归”，其中，叙事表现出了时而决裂（流亡），时而迂回（回归）的复杂运动。这表明，昆德拉不是一个纯粹而绝对的流亡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回归者和乡恋者，他始终带有两副面孔——他反叛、拒绝、摆脱家园的控制，他也回归、找寻和建构另一种家园。因而，昆德拉的精神生存始终在二者之间游移摆荡。但是，在这两副面孔中，昆德拉有自己隐秘的倾向——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在于找寻一个存在与存在的终极归处。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昆德拉的回归走向了另外的路径——他走向了“纯粹主题”与“纯粹形式”以及“原初存在”，它们是不同于上帝、理性的终极所在。这一点是论文的重点和结论，将会在以后的论证中慢慢呈现。

就一般特征和内涵而言，流亡是指个体与整体的分离、断裂，指个体摆脱整体控制、整合的努力。而这种断裂和分离通常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被动地被整体驱赶；另一种是个体主动地对整体及其整合的拒绝和逃脱。这两种形态往往会交替出现。在另一个层面上，流亡使整体出现了破碎的状态，它失去作为整体的整合力量，无法收拢断裂出来的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关系不复存在。回归是与流亡相对的另一种精神力量，它指的是流亡个体与整体的重新关联，部分在对整体的回归过程中重新建立与整体、与其他部分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但是，流亡者从中流亡出来的整体与流亡者回归的整体在意涵上会有所差别，对流亡者而言，它们会有不同的意义。

“流亡”与“回归”作为两种相反的精神意向、两个最高的抽象，相互纠缠、矛盾交织产生的张力难以静止、难以平衡。这种难解难分的局面使叙事及其生存同时表现出复杂性与悖论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与悖论性

^①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作品与画像》，79页，孙冰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